

天下名山遊記

新安吳秋士西邨鐸

虞襟霞閣主人校訂

湖廣

遊武昌東山記

楊士奇

洪武乙亥。予客武昌。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。年已八十餘。好道家書。其子立恭。兼治儒術。能詩。皆意度闊略。然深台晦匿。不喜交游。獨與予相得也。是歲三月朔。予三人者。攜童子四五人。載酒榼。出游隱溪。乘小肩輿。予與立恭徒步。天未明。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。折北穿小徑。可十里。度松林涉澗。澗水澄徹。深處可浮小舟。傍有盤石。容坐十數人。松柏竹樹之陰。森布藏密。時風日和暢。草木之葩爛然。香氣拂拂襲人。禽鳥之聲不一類。遂掃石而坐。坐久聞雜犬聲。予招立恭起。東行數十步。過小岡。田疇平行。彌望有茅屋十數家。遂造焉。一叟可七十餘歲。素髮如雪。被兩肩。容色腴澤。類飲酒者。手一卷。坐室中。蓋齊丘化

書。延予兩人坐。一媼捧茗盃飲客。牖下有書散放。立恭探得列子。予得白虎通。皆欲取而難于言。叟識其意曰。老夫無用也。各攜之而出。還坐石上。指顧童子。摘芋葉爲盤載肉。立恭舉匏壺注酒。傳觴數行。立恭賦詩一章。予和之。酒半。有騎而過者。予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。駭而笑。不下馬。徑馳去。須臾具盛饌。及一道士偕來。道士岳州人劉氏。遂共酌。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。予賦一章書之。立恭酌酒飲道士。道士不能勝。降謁謝過。衆皆大笑。李出琵琶彈數曲。立恭折竹竅吹之。作洞簫聲。隱溪歌費無隱蘇武慢。道士起舞踟躕。兩童子拍手跳躍隨其後。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。奈何不與道士詩。立恭援筆書數絕。語益奇。遂復酌。予與立恭飲少頃。皆醉。起緣澗觀魚。大者三四寸。小者如指。予慘餅餌投之。翕然聚。已而往來相忘也。立恭戲以小石擲之。輒盡散不復來。因共慨歎海鷗之事。各賦詩一首。道士出茶一餅。衆析而嚼之。餘半餅。遣童子遺予兩人。已而夕陽距西峯僅丈許。隱溪呼予還曰。樂其無已乎。遂與李及道士別。李以卒從二騎。送立恭及予。時恐晚不能入城。度澗折北而西。取捷徑芳草埤門以歸。

楚小志

錢希言

洞庭山

山海經云。洞庭之山。帝之二女居之。按二女卽娥皇女英。死于江湘之間者。九歌所稱湘君湘夫人是也。君山之名。疑出此。迴環有十二峯。雲鬟欲墜。雨鬢如愁。蒼梧千里。真堪目斷。

雲夢澤

雲夢澤。一名巴丘湖。昔人所稱荆藪是也。卽在華容縣東南。與洞庭相脈絡。若安陸雲夢。浪得名耳。

瀟湘

瀟湘。本二水名。今已合流。若章貢矣。攷之二水。俱匯洞庭湖口。或云。瀟在永。湘

在衡。未是。

章華臺

章華臺旁土城故址。云是靈王細腰宮也。舞榭歌臺。煙消燼滅。美人香骨。化作車塵。惟留得破寺鐘聲。共白楊蕭蕭相和耳。

渚宮

渚宮。卽楚頃襄王之離宮。而宋玉之故宅也。梁元帝卽位楚宮。卽此。相傳城西南某衛尉別業。尙是五代高從誨池亭故地。夏時藕花菱葉。清鏈碧筒。髣髴南朝餘豔。

仲宣樓

仲宣樓。枕郡東南公安門上。飛甍插霄。刻桷麗日。清池激岸。長楊絡堤。信美消憂。殆非虛語。

庾樓

庾樓。去郡東南二里。一名明月樓。制亦華整。但不無假借於武昌耳。余謂武昌近日諸公。無一風流好事若庾太尉者。今井其樓已亡之。安得不令荆人士擅美千秋。惡知其非有也。

道士泐

道士泐一席。石壁更奇。映江面作翡翠色。略如何家雕鏤屏風。架列華整。游者謂入峽山川似之。

赤壁

論赤壁者。紛紛聚訟。惟江夏之說。合於史矣。古黃赤壁。蓋赤鼻山云。特以蘇公兩賦。藉爲故實耳。然其屹立江濱。居然占黃岡之勝。宜乎蘇公屬意此地歟。

黃陂

黃陂之北。有木蘭山。卽古時朱氏女子代父從征者也。傳爲木蘭將軍。塚廟俱在。

武昌樓

武昌樓巍峨壯麗。第覺西門柳色。蕭索無聊。惟有隔江漢陽樹。猶歷歷如故耳。漢川門與武昌門。東西對峙。江面七里三分。望大別小別之勝。便思褰裳。

鸚鵡洲

鸚鵡洲雖跨漢江。而尾連黃鶴。故圖經屬武昌郡云。李白詩。鸚鵡洲橫漢陽渡。水引寒煙段江樹。風景依稀。今其洲在秋漲中。不可見。至水落乃出耳。千載詞人。俠骨自香。何必生秋蘭春杜。

黃鶴磯

黃鶴磯。枕武昌西門。登之可攬三湘七澤之勝。黃鶴一云黃鶴。傳是費禕得仙事。或稱王子安。蓋崔顥詩中所懷乘白雲者。取此。今俗指呂公。何異對癡人談夢耶。

大別山

暮登大別山。望對江鄂王城。林樾映蔚。烟霏黯黯。天然一幅梅道人圖。于時。月挂黃屋鵲吻。不踰時。微灑滿晴川。觀者悠悠忘去。

小別山

小別山。在漢川縣南。俗名餛山。亦謂其形如餛也。春秋傳。吳與楚戰。濟漢。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。卽此。

女郎山

女郎山。在漢陽城西。上有神女廟。劉夢得詩云。郭緒朦朧烟雨微。女郎魂逐暮雲歸。祇應常在漢陽渡。化作鴛鴦一對飛。竟不知何所指。俗傳爲雲。事甚亡當。不如呼作解佩人。

郎官湖

郎官湖。舊名南湖。卽南湖秋月白。王宰夜相邀處。李白後與尙書郎張謂泛月其中。號爲郎官。賦詩紀事。郡城中遺跡尙存。

漢陽渡

漢陽渡口。有烟波灣。其水清激。相傳此水晴則嵐烟起。風則水波生。故名。尙亦取李白詩中義乎。時余逗舟灣下。曉莖隔江煙樹。忽憶杜樊川落月照古渡。武昌門未開。真入畫矣。

楚四樓詠引

袁宏道

楚之以樓雄者。最勝爲岳陽。夫以八百里之浩渺。與湘君諸山之蒼翠。羅而置之几席之間。此天下絕景也。黃鶴之觀小不及。而樓當絕岸之上。岸與嶺相夾。江水不勝其束。日夜奔騰。號怒其下。晴川閣與黃鶴樓分岸立。盡會城之山川林藪。朱門繡陌。若爲之設色者。亦奇觀也。仲宣樓殊寂寞。四顧曠莽而已。余少好吟咏。茲樓近在耳目。而不復措意者。山水不相湊也。三樓奇勝。又非余模寫之所能得。故亦不復作。古今爲詩者。于尋常景物。率爾下筆。頗多佳語。至于名山大川。立意構詞。乃反失之。何則。物有以奪其其氣也。余于三樓。亦頗以雄麗自失。譬如解音聲人。曲窗嘔亞。亦成佳韻。及置酒高會。冠曷紛錯。輒面赤舌顫而不能吐者。氣先懾也。雷元亮以詩名名海內。旣丞余郡。有清譽。而嗜爲詩益甚。所之必以吟篋自隨。其于四樓皆有述。才情高潔。雅與景敵。余之懾懾不敢出一語者。君恢乎有餘。人之才相去。乃如此夫。仲宣樓平平。得與三樓並稱。不爲不幸。然使庾元規王元之。皆以不相遭爲讓。不知元亮又何以自解。

石鼓山記

范成大

十四日。泊衡州。謁石鼓書院。實州學也。始諸郡未命教時。天下有書院四。徂徠。金山。岳麓。石鼓。石鼓。山名也。州北行。岡壠將盡。忽山石一峯起。如大石礮。浸江中。蒸水自邵陽來。繞其左。瀟湘自零陵來。繞其右。而皆會於合江亭之前。併爲一水。以東去石鼓。雄踞要會。大略如春秋霸主。令諸疾勤王。蒸湘如兄弟國。奔命來會。稟命載書。乃同軌以朝宗。蓋其形勝如此。合江亭見韓文公詩。今名緣淨閣。亦取文公詩中緣淨不可唾之句。退之貶朝陽時。蓋自此橫絕取路。以入廣東。故衡陽之南。皆無詩焉。西廊外石磴緣山。謂之西溪。有窪尊及唐李吉甫齊映諸人題刻。書院之前。有諸葛武侯新廟。家兄至先。爲常平使者時所建。十五日。捨舟蓮陸。登回鴈峯。郡南一小山也。世傳陽鳥不過衡山。至此而回。然聞桂林尙有鴈聲。又有此峯。預南嶽七十二峯之數。然相去已遠矣。

始得西山宴遊記

柳宗元

自予爲僇人。居是州。恆惴惴其隙也。則施施而行。漫漫而遊。日與其徒上高山。入深林。窮迴溪。幽泉怪石。無遠不到。到則披草而坐。傾壺而醉。則更相枕以臥。意有所極。夢亦同趣。覺而起。起而歸。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。皆我有也。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。今年九月廿八日。因坐法華寺西亭。望西山。始指異之。遂命僕過湘江。緣染溪。斫榛莽。焚茅茷。窮山之高而止。攀援而登。箕踞而坐。則凡數州之土壤。皆在衽席之下。其高下之勢。呀然洼然。若垤若穴。尺寸千里。攢蹙累積。莫得遁隱。縈青繚白。外與天際。四望如一。然後知是山之特出。不與培塿爲類。悠悠乎與颺氣俱。而莫得其涯。洋洋乎與造物者游。而不知其所窮。引觴滿酌。頽然就醉。不知日之入。蒼然暮色。自遠而至。至無所見。而猶不欲歸。心凝形釋。與萬化冥合。然後知吾嘗之未始游。游於是乎始。故爲之文以志之。

武昌九曲亭記

蘇•轍•

子瞻遷於齊安。廬於江上。齊安無名山。而江之南武昌諸山。坡陀蔓延。澗谷深密。中有浮圖精舍。西曰西山。東曰寒谿。依山臨壑。隱蔽松楸。蕭然絕俗。車馬之

迹不至。每風止日出。江水伏息。子瞻杖策載酒。乘漁舟亂流而南。山中有二三子。好客而喜游。聞子瞻至。幅巾迎笑。相攜徜徉而上。窮山之深。力極而息。掃葉席草。酌酒相勞。意適忘返。往往留宿於山間。以此居齊安三年。不知其久也。然將適西山。行於松柏之間。羊腸九曲而獲少平。游者至此必息。倚怪石。蔭茂木。俯視大江。仰瞻陵阜。旁矚溪谷。風雲變化。林麓向背。皆效于左右。有廢亭焉。其遺址甚狹。不足以席衆客。其旁古木數十。其大皆百圍千丈。不可加以斧斤。子瞻每至其下。輒睥睨終日。一旦大風雷雨。拔去其一。斤其所據。亭得以廣。子瞻與客入山視之。笑曰。茲欲以成吾亭耶。遂相與營之。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。子瞻於是樂。昔予少年。從子瞻游。有山可登。有水可浮。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。有不得至。爲之悵然移日。至其翫然獨往。逍遙泉石之上。擷林莽。拾澗實。酌水而飲之。見者以爲仙也。蓋天下之樂無窮。而以適意爲悅。方其得意。萬物無以易之。及其既厭。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。

王建逍遙谿亭詩曰。逍遙公在此徘徊。帝改谿名起石臺。車馬到春常借問。子孫因選暫歸來。稀疏野樹人移折。零落蕉花雨打開。無主青山何所直。賣供官稅不如灰。劉禹錫傷愚谿詩序曰。柳子厚歿三年。有僧來告曰。愚谿無復曩時矣。悲不自勝。遂爲七言以寄恨曰。草聖數行留壞壁。木奴千樹屬鄰家。惟見里門通德勝。殘陽寂寞出柴車。今觀二詩。深有感焉。當逍遙公隆盛之日。大官載酒。奉常抱樂。鑾輿翟輅。增賁泉谷。見誇於諸公者不一。韋公去此。才數世耳。向者逍遙之地。至于賣供官稅不如灰。當子厚無恙之日。所游愚谿。皆一時名士。而子厚物故未久。乃至殘陽寂寞出柴車。是何墮廢一至於此。觀此二事。重使人惻然。前人基緒。後人鮮克保持。雖欲委曲爲計。有不可得。李衛公平泉山居戒子孫曰。鬻平泉者。非吾子孫也。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。非佳士也。諄戒非不切至。然平泉怪石名品。幾爲洛陽大族有力者奪去。嗚呼。茲豈告戒所及哉。

登南樓記

陸游

郡集於南樓。在儀門之南石城上。一曰黃鶴山。制度閎偉。登望尤勝。鄂州樓觀

爲多。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。山谷所謂江東湖北行畫圖。鄂州南樓天下無。是也。下闕南湖。荷葉彌望。中爲橋曰廣平。其上皆列肆。兩傍有水閣極佳。往山谷云。憑欄十里芰荷香。謂南湖也。是日早微雨。晚晴。二十八日。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鏡亭。訪黃鶴樓故址。石鏡亭者。石城山一隅。正枕大江。其西與漢陽相對。止隔一水。人物草木可數。唐沔州治漢陽縣。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詩序云。白遷於夜郎。遇故人尚書郎張謂。出使夏口。沔州牧杜公。漢陽令王公。觴于江城之南湖。其後沔州廢。漢陽以縣隸沔州。周世宗平淮南。得其地。復以爲軍。太白詩云。誰道此水廣。狹如一疋練。江夏黃鶴樓。青山漢陽縣。人語猶可聞。故人面可見。形容最妙。漢陽負山帶江。其南小山。有僧寺者。大別山也。又有小別。謂之二別云。黃鶴樓。舊傳費禕飛升於此。後忽乘黃鶴來歸。故名樓。號爲天下絕景。以崔顥詩最傳。而太白奇句。得於此者尤多。今樓已廢。故址亦不復存。問老吏云。在石鏡亭南樓之間。正對鸚鵡洲。猶有可想見其地。樓傍李監篆石刻獨存。太白登此樓送孟浩然詩云。孤帆遠映碧山盡。惟見長江天際流。蓋帆檣映遠山尤可觀。非江行久不能知也。復與冠之出漢陽門。游仙洞。止是石壁。

數尺。皆直裂無洞穴之狀。舊傳有仙人隱其中。嘗啓洞出游。老兵遇之。得黃金數餅。後化爲石。東坡先生有詩紀其事。初不云所遇何人。且太白固已云。頗聞列仙人。於此學飛術。一朝向蓬海。千載空石室。今鄂人謂之呂公洞。蓋流俗附會也。有道人澶州人。結廬洞側。設呂公像其中。洞少南卽石鏡山麓。巖頭石也。色黃赤皴駁。了不能鑑物。可謂浪得名者。

游朝陽巖記

元結

永泰丙午中。自春陵詣都使計至零陵。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。泊舟尋之。得巖與洞。於呼巖洞。此邦之形勝也。自古荒之。亦無名稱。以其東嚮。遂以命之焉。前攝刺史獨孤慚。爲吾剪開榛莽。後攝刺史竇必。爲吾創制茅閣。於是朝陽水石。始爲勝絕之名。已而刻銘巖下。將眎來世。銘曰。於戲朝陽。怪異難狀。蒼蒼半山。如在水上。朝陽水石。可謂幽奇。巖下洞古。洞中泉垂。彼高巖絕崖。深洞寒泉。縱僻在幽邃。猶宜往焉。况郡城甘邑。巖洞相對。無人修賞。竟使蕪穢。刻銘巖下。問我何爲。欲零陵水石。世有人知。

遊朝陽巖記

施昱

巖在治城南。出城西門。舟行二里而近。登岸以上。不百武。至山頂。前人卽平曠處爲堂以憩客。堂南稍轉而東。石磴緣崖。拾級以降。面東而广出者。巖也。巖有上下。上巖石广聳植。闊僅數楹。广際兩凹相次。如仰蓮瓣。一石下垂。去地二三尺許。隱如游雲。飄如凝煙。疊如蜂房。矯如龍首。騫如鳳翼。而適當其右。中兩崖石皆堅潤。好事者往往留題其間。石側一亭。額曰觀瀾。則江流在其下也。過此再歷石磴。下數拾級。迺至下巖。其巖亦不甚闊。然空虛明朗。洞然無物。一水自中出。淙淙有聲。大江汨汨循其前。可以列席。可以布武。可以曠目。次山之所得。卽此也。前人題刻甚多。間有爲人刪去姓名者。予以爲二巖皆無大奇觀。上巖似偈仄而欠空虛。然广頗隆起。而懸流下施仰蓮上。此則非下巖之所有。下巖似卑澁而乏高聳。然广中空洞。而清泉內出。江流外繞。則上巖亦不能過也。豈所謂有主則實。無物則虛者哉。予觀二巖。而地中有山。山下出泉之義則具矣。夫自有山川以來。斯巖之生亦久矣。次山識之而始名。自朝陽以來。二巖之勝

亦久矣。而人未有能異之者。抑山川顯晦。自有時哉。

仲宣樓記

王世貞

自王粲仲宣依劉表於荊州。作登樓賦。而江陵有仲宣樓。後襄陽有樓。亦曰仲宣。而友人襄少史周紹稷。至自修楚乘還。斷以屬之襄陽。其詞甚辨。而其旨以劉表始至宜城。用二蒯蔡瑁計。討平諸賊。北據漢川。以臨中土。幾十五年。而其子琮始降曹氏。蓋終始不離襄陽。而江陵特其支郡。仲宣之依表爲幕下參佐。以共朝夕。不應去襄陽而登江陵之郡樓也。然劉良註茲賦。猶以爲江陵。而盛弘之荊州記。則直以爲當陽。其所稱陶墓昭丘云。江陵西有陶朱公冢。其碑云。是越之范蠡。又當陽東南七十里。有楚昭王墓。登樓則見之。按張華志。稱范蠡葬南郡之華容。又云。濟州平陰東陶公山。山有陶朱公冢。則所謂陶墓者。未必確。而楚昭王薨。吳去郢北徙。鄒爲襄州之樂鄉。其所謂昭丘者。亦未必不在襄之近境也。賦又云。倚曲阻之長洲。註引地理志。漢水房陵東山沮水所出。今房陵實爲襄壤邑。而沮水至郢入江。故不走江陵道。然酈道元謂沮水南逕麥城。